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目錄

卷之一

大學傳

四十六條

卷之二

中庸傳序

四十八條

卷之三

易說序

九十八條

卷之四

書說序

八十三條

卷之五

詩說序

一百一條

卷之六

春秋說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一

大學傳

大學曰在明明德德也者得也得於天者也德之明也如珠之不翳也如鑑之不塵也極幽微而無不燭也橫六合之內而無弗具也體而達之天將昭焉地將察焉萬物將著明焉是天地之神明所以命於我者也其明之者何也如珠之翳也而濯之如鑑之塵也而磨之也爲其氣稟有昏明強弱之殊也去其昏則無弗燭者復矣植其莠則無弗具者完矣是明之之謂也或曰朱子曰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何也曰此未定之見也今夫衆理云者不過四德
焉耳虛靈不昧者卽四德之智也今日以智具智不
幾於支離乎是其說承橫渠張子之譌也張子曰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蓋知
知覺之在心而不知心之知覺卽性靈也是故大學
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非有二也孟子曰仁
人心也合而一之也若析之而並言之則惟邵子得
之曰心者性之郭郭也是以心爲器而具性者也朱
子旣以虛靈不昧言心則旣指其神妙者言之矣而
又曰具衆理則以形而上者爲器支離重複而不可

通矣周子程子則無是說矣

親民之爲新民何也程子見道之言也程子據傳文而更正之也古人用心最密修詞最精曰明曰新意相貫也詞相屬也故新民而反之已曰自新明德而推之人曰明明德於天下古之人視已猶人視人猶已也自新而弗新民猶已弗新也自新新民視人已一體也而親不足言矣

止於至善者何也曰理無形聲事有歸宿是故靜爲動基艮爲震本然心不止乎內而事得其止乎外者未之有也定靜安心止乎內矣寂然不動乎內而后能

截然有定乎外是以貴知止也此一節聖人教人以得止之由大學一書之要旨也抑亦堯舜禹授受之方乎是故知止惟精也定靜安惟一也道心在我而人心不能貳也能慮能得允執厥中也放勲之爲放勲欽明安安而已矣深哉

知止物格知至也定靜安意誠心正身修也能慮能得則家國天下處之無不當矣或曰如子所言則得止云者惟新民事耳而明德固無與乎曰定靜安明德既得其止矣而新民之得止亦孰非明德至善之施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心知即物理也不可以先言也

大學一篇朱子序次至精密矣有復舊文者有紛更者皆牽強不通害經之甚者也或曰傳釋本末而遺終始何也曰終始所易曉也可無釋也且經文有本末厚薄之說焉必一一而釋之則既釋本末又當釋厚薄乎

我之明德天之明命也顧則存不顧則亡嗚呼曷其奈何弗顧

盤銘承明德言也變明言新者爲新民發也自新不已

而新民新民不已而新天命是無所不用其極也啓止至善之端也

釋止至善而發敬止之義敬則止不敬則不止也喫緊爲人之意也下文恂慄一言貫內外終始而無遺者也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修誠意正心修身也恂慄意之誠心之正也威儀身之修也是盛德之至善者也而民之不能忘啓新民止至善之端也此節釋明明德止至善至爲明切以恂慄爲意誠心正是專言敬以直內甚明也曰恂慄曰威儀內外辨矣

以道學對自脩是以知對行也以是知格物之爲窮理
無疑也以恂慄對威儀是以內對外也以是知正心
之主本體無疑也曾子註脚極爲精詳紛紛之說顧
未之究耳以此知格物之傳雖亡而其知行脉絡猶
粲然於此章之旨也不然既曰道學又曰自修夫豈
無所別乎

朱子章句云恂慄威儀言德容表裏之盛以容對德似
容在德外修身豈在明明德之外乎如曰明德表裏
之盛則善矣或曰然則所謂德潤身者非耶曰言各
有所當也此節釋明德止於至善恂慄威儀正下文

盛德至善之實不當以德容分也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天下無不可知之物吾心無不能知之知也欲極吾心之知舍格物何以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故考古以證今則人可知也因人以推天則天可知也知人知天善惡判矣雖欲爲不善不可得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格物即孟子所謂知性致知即孟子所謂盡心

至哉精一之學也舜發之孔子傳之曰明善誠身曰博文約禮曰窮理盡性是故大學首格物蓋先王之教

也而孔子傳之

知行之並進者何也知益深則行益至行益熟則知益精然必知先而行隨之譬之夢覺而後寢叱耳聞而後口諾目視而後足隨此一定之理也或曰窮神知化乃後於利用安身何也曰此至命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亦以窮理爲先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知而行冥行而已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雖然寡欲所以養知惛慢無以研精則知行固未始相離也然必知寡欲之可以養知也斯從事於寡欲焉知惛慢之無以研精也斯振去其

惛慢焉夫孰能舍知而先行乎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臭好色好之惡之未有不真者
焉知之真也惟意可以考知意不誠雖知猶不知也
詩曰靡哲不愚果哲也奚爲其愚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慊之謂也君子不以天
下易所慊

德潤身心廣體胖意誠則有諸已故曰德心廣啓心正
之端也體胖啓身修之端也十傳雖章分句斷而血
脉之貫通如此義之精言之密也

或問正心修身之說曰大學之功析之有八而統之則

一格物大學始事也而平天下之理無弗究焉平天下大學成功也而曰忠信以得之則不越誠意事耳故八者節次分明而其間交養並進之機有不容以判然離者析而致其精統而觀其會斯可以語學矣至難言者其正心修身乎蓋古人言心則身在其中焉言身則心在其中焉未有以身心並言者也而大學言之詳其節也密其功也夫既以身心並言則曰心曰身各有分際曰正曰修亦有節次而不容以混淆也心身之一體也而在內也身心之所寓也而在外也是故正心敬以直內之事也修身而下義以方

外之事也是故大學以有所忿喜憂懼爲心之不正也
以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爲身之不修也是故
正心也者于其無有視聽飲食之時也夫心之於物
既交而有所滯也未交而爲之迎也或無所事而妄
有所動也則倚於忿喜憂懼之一偏而失其本然之
正矣夫心之本體安平端直無事而動則倚於物故
謂之不得其正心之常居凝然在內無事而動則馳
於外故謂之不在焉不在由不正也苟正矣何爲而
不在心在則耳目口體咸有所主何爲而不修

又曰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心之功不

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
於視聽時也於斯時也心惟存其惴惴而已也凝然
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斯正矣有所忿懣則不得其
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矣必也忿懣憂懼一無所
有而吾心之本體翊異如也則心在於內而身有所管
攝矣

大學言心以無所忿懣憂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未發
喜怒哀樂謂之中心法之妙其傳一也

大學之正心即中庸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誠意即
慎獨也聖門授受如出一契後儒特未之深考耳

中庸曰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此專言修身而正心在其中也齋明即正心也所謂恂慄者也盛服也非禮不動也所謂威儀者也

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心不言性性其蘊心其具也其實一也言其蘊則主於渾融純粹故曰中曰和言其具則主於整飭方嚴故曰正曰修曰齊曰治曰平言各有所當也理則無二

正心一章傳義極爲明著觀其以則字承有所字順面讀之不費一詞而意義自見章句乃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察之爲言乃誠意事而非所施於正心又曰用

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心之用行必有視聽言動時
也是修身齊家之事而非所以語正心之功也易曰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曰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周子
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古之人以正言本體
也尚矣或曰事之未交心未必塊然不動也思善人
則好樂生焉思不善人則忿懣生焉親故有難雖千
里之外而憂患生焉若之何其一無動也曰凡心之
發動皆意也誠意之功盡之矣曰意雖誠矣然情勝
而過焉獨不爲心累乎曰情勝而過也者如好而不
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是也是身與家相接之時

也是心之不正之徵也必也其來也無迎其去也無將而心斯正矣

心正猶誠意章心廣之謂也無上事而忿喜憂懼生焉雖無邪猶爲動於私也動於私則煩擾迫隘而失其廣大寬平之體矣故自其廓然無所累而言謂之廣自其肅然不可干而言謂之正

心之在內未交於物不當有所忿懣恐懼也一有之則不得其正矣故不曰之其所忿懣而不得其正焉而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言非所宜有也若夫身與家相接而親愛賤惡所必有者而特不欲其僻耳故

不曰有所親愛則僻矣而曰之其所親愛而僻焉言
不可使僻也二章詞氣顯然不同而後之解者略無
差別則不惟失其本文之義且使正心齊家之事亦
重複煩混而不可通也何者忿懣即賤惡傲惰之類
也恐懼即畏敬之類也好樂即親之類也憂患即
衰矜之類也若皆以用之所行言正心一章可以
兼修齊之義矣又從而複言之不爲駢拇附贅乎哉
大學之正即中庸未發之中也中庸以性言曰中故於
其發也曰和大學以心言曰正故於其施也曰修曰
齊曰治曰平中之發也如射之中的也中的則其於

物也相入相適相諧相合焉得不謂之和乎正之施也如矩之有則也有則其於物也不爽不愆不虧不偏焉得不謂之修齊謂之治平乎

孟子之知言物格知至也集義養氣意誠也不動心心其正矣乎學而至於正心則可以正天下矣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大哉周公之訓心學也憧憧思也感不正也心之感也猶貞乎無思况無感乎無感而思是未扣而鍾鳴也人將以爲恠

或曰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思固心之職也曷爲其可廢也曰不然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斯於格物

致知乎盡之矣其曰敬用五事敬也者心也是五事之用亦猶以正心爲王本也曰然則敬於五事無不在焉而吾子專以爲直內之功者何也曰此夫子之說也敬以直內對義以方外而言之也然直內之敬即方外之義之存也方外之義即直內之敬之行也天下豈有心外之事敬外之道乎滯於言者不可與論道也

心無事猶動况有事而能定乎故大學曰在止於至善夫明德新民皆心也心不一則動於欲其何止之有故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皆

心法也大學之功其諸以正心爲要且難乎心不正則無所於正是以致丁寧焉

無上事而有所忿喜憂懼動於欲也動於欲者妄也誠未至也誠至則無事矣故動亦定靜亦定傳說之惟厥攸居伊尹之欽厥止禹之安汝止堯之欽明安安皆其心之醇乎天也是故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非實用力於是者不足以語此

止加畫爲正止則正也蔡氏曰人心之靈事事物物各有至善之所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必也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

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所止者此大禹安汝止之意也

恂慄意誠心正也威儀身修也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正周公直方之說也恂信也意之誠也慄畏敬也心之正也魯子措詞之密如此蓋親受於孔子反思而得之者也

文王曰良其背周公曰介于石孔子曰動專靜翕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正之義也子思傳之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深哉後之儒者吾惑焉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靜及虛則

孟子卷八 集注卷之一
二
避而不敢居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恐復之則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眴豈不悲乎

絜矩之義本正心而言者也正者直也正直則矩在我矣是以絜之而天下平內不直則外不方猶之枉矩不可以齊物

或曰子以正心爲主靜之學又奚以異於釋老之荒乎曰不然也君子之於天下也必有堅此以待彼寧極以廣運致一以解紛藏用以顯仁者乾之動也不專則不直坤之動也不直則不方天地且然而況人乎是故君子之傳物也欲其有諸已也於是乎有誠意

之學意誠而萬物備矣君子之有萬善也欲其協于一也於是乎有正心之學學至於正心而初者復矣初也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聲無臭之命於我者也天之命於我者復也夫然後如天之運家國天下無施而不順矣正心之學將以爲天地萬物主而容可隳乎彼釋老者竊吾之似者也因其竊吾似也舉吾本而蹶焉是惡莠而荒其苗惡紫而黜其朱也可乎哉可乎哉

心倚於物則視聽惑視聽惑則愛憎取舍皆奪於物而不自覺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之謂也夫

孟子卷之二十一
正心脩身者身心皆止於理也身心皆止於理是故
其交物也見理而不見物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如印板不得其正則無所之而不僻焉心不在焉失
其所也失其所於內而得其所於外者未之有也君
子之學也心其所而已矣心其所而已者心其正之
謂也是故之其所而無或辟焉者心之所其正也其
心內而不外正靜而不失其居廓然而太公是以順
應而不謬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恂慄存乎中威儀飭乎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如懸鏡

照物初不着物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妍媸不相掩焉

以反身之功言則由粗而精由流而源故意誠而后心正以推行之序言則由靜而動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家最難齊也無志者以難沮有志者以難進夫於其難而求之可以驗致知格物之功焉可以驗誠意正心之功焉可以驗修身之功焉吾弗至於齊焉弗已也則庸德之行庸言之信益篤不惑矣孟子曰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心無物則公公故忘已忘已故體物是故正已而物正
也是謂公於家而家齊公於國而國治公於天下而
天下平

或曰平天下亦多術矣而曾子獨以用人理財二事言
之何也曰書有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惟哲惟惠堯舜其猶病諸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二

中庸傳序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信哉吾讀中庸以子思之善言道也而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以程子朱子之善發人之志也而亦猶覺其意之浮于言也得意者忘言固也謂意之無窮而益之言非得已也自精一之訓見於虞書伊尹傳之曰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傳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夫一德者無雜於物不可易於天下知天命之嚴無以踰之顧謾而不敢忘也而動息由焉庶幾乎一以貫之而富有如地

日新如天誠通誠復與天地同流而莫窺其迹不亦休乎後世見其著者泥其殊覩其微者徑而一或失則下或失則高而善治善教不復見於天下子思懼斯道之遂晦不明也而作中庸以翊修道之教反覆丁寧無非以天聖人而實不出乎以人聖人也大而非迂切而非媚予自弱冠沉潛其義越歲旣久若將融會旨趣而力柔志惰常自愧夫言行之弗一也旋悔旋復二十餘年而一德猶病乃繹舊聞筆而識之以爲自修之助且以俟同志者雖然言固不能盡吾意也况知言之希耶夫知言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嗚呼安得若人而與之道

中庸哉

中庸傳

天道之流行也有倫而無形凝而爲物委焉而不復反也故曰命物承而生執焉而不可易也故曰性天之命性於我而吾之性命於天是故天人一體也性之與也有倫藏於無率之而釐然見焉則曰道是故性道一源也性具於心氣或汨之心乘乎氣情或蕩之於道也愆焉聖人因其倫也而倫之節情以復性也

大天以定人也而道斯行焉

二氣五行經緯錯綜倫理詳密而妙於無迹故

曰有倫而無形五字
涵中庸書之大旨

孰備於萬物而道斯寓焉孰切於吾性而道斯具焉孰
嚴於天命而道斯出焉人將惡乎離之一或離焉是
決性而滑命也痛莫甚乎決性而罪莫大乎滑命故
君子空谷若鳴霆在偃如在廟夔夔齊慄不敢維一
絲焉性命之正也道之源也曷爲天下炳曰微鼓鍾
于宮謂不外聞也人則噍焉笑之不昧者心不可欺
者人念慮起矣亦曰無惡於志無畏乎人斯已矣不
然不遏洎流蕩也何及是故君子惕若戒辨若觀火
致厥果毅不敢貳厥心焉吉凶之幾也道之端也
性之方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非吾之中是天之降衷

也道之方出允諧於物故謂之和非吾之和是天之
委和也大哉性命之理乎至無而供萬有之需至靜
而應天下之動溥哉道乎人率其性不此通而彼塞
或問未發有無曰有所未發惡得言無寂而未形孰窺
其有問已發動靜曰發皆實情孰云非動順而不留
動而無動曰夫子之慟顏淵也不知其慟也惡在其
無動乎曰宜慟而慟其動也止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惡在其順而不留乎曰不可得而頌忘者惟哀乎
喜怒則否

或曰程子常使人驗未發之中而或者謂驗即已發未

發之中不可驗也如何曰驗卽已發是也謂中不可
驗非也不待驗而自中聖人也衆人則常失之動矣
故驗之所以求中也今惡夫體驗之涉於已發也而
遂置弗驗是猶思復馬而惡尋逐之擾也可乎哉

天地自我化萬物自我育是天地萬物命於我是之謂
至命

君子之奉帝降之衷也不啻若執玉捧盈然而不敢忽
也齋明純一無使或汨也及其有接也循而不違如
帝之命物也小人各適是故入而不膠於物也出而
不滯乎我也則既而萬變資焉紛拏而各要其止焉

君子之中庸所以成己而成物也肆已欺人而莫之
顧小人之反中庸也所以誤物而喪已也

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其太和元氣之
行乎天地之間雨暘寒燠少愆于度則災沴見人之
身榮衛脉理少失其序則疾病作故有執中之堯而
有協和之績矣是故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夫所謂天下之達道者萬化不中不行萬物不
甲不生萬事不中不成禮不大則樂不興故曰中庸
其至矣乎

夫道形而上者也君子貌斯恭也言斯從也父斯慈也

子斯孝也猶之飢食渴飲焉情其性而已矣不能已而不已曰情其性無所爲而爲曰性其情故與夫形而上者一矣此之謂中庸賢者知者離形以求寂滅荒唐而無所持循愚者不肖者計功度事汨汨焉滯乎其形而莫知自拔二者雖有間矣然而倚其一方均之迷乎大方

道之不行知之蔽也知如舜道其行矣一人至知不勝萬謀故知莫大乎用人而不自用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可以久仁如回道其久矣至易而行雖強無難

焉

敘諸章相承之意

强者如天，天之道進退盈虛，萬變而必適乎中焉。然而無待而大也，無待而小也者，無意也。有意焉，則倚矣。故君子之承天命也，中而不倚，小而不倚，天道也。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強。或曰：何如其能強也？曰：勗何如其能勗也？曰：思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况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况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逸吾前而不少息乎？一語合道，幾何損益於吾身？又孰與帝命之全而昇也乎？克之美，達之利，小失而大害，且夫大化

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
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昃乎

有物之心不足以體道道非物也刻意隱恠者以已賈
物半塗而廢者以物易已君子之於道也如赤子之
於母也不知其愛也愛且不知而况求爲孝乎哉孝
且不求爲而况將以其不見知也悔而輟其愛乎哉
夫不失赤子之心者其惟文王乎其於道也隱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心也無心也者不可得而
窺隱之至也中庸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其又奚知

識之有夫不以迹隱累其心隱是謂至隱於以極知
仁勇之德而發費隱之端焉深哉

形氣也有涯而道也無涯以有涯涵無涯其不能盡勢
也堯舜猶病天地猶有憾何怪乎吾用是見夫道矣
彼於宇宙也常紆餘乎其外也而顧豈虧遺於其內
乎哉蓋卑之不遺下愚而高之上知不能企近之不
離居室而遠之天地不能盡夫誰與擬費者耶且之
物也天高地下目擊而存也鳶飛魚躍孰率非性孰
性非命著孰寄曰微動孰主曰靜費孰原曰隱吾而
不受命於天不圉形於天下則已矣受命於天圉形

於天下夫天下焉適而非道耶雖欲離道將焉得其間而逃諸

或曰造端乎夫婦者何也曰居室之內莫不有動息威

儀之則

費

而皆原於天命

屬

君子於是乎兢兢業業

焉燕私比昵不綵髮留乎中則性真不鑿中而情皆

中適和矣堯將授舜以天下而釐降二女曰我其試

哉是故君子不下房闥而天下之則存焉致嚴於斯

推而達之草木蕃神祇格至近而遠也至易而難也

似晦而彰也詩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未有不雝雝

于宮而能肅肅于廟也曰察乎天地何以言君子之

道也曰形氣散殊各一其理而理達無間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爲費隱之論者其欲人反身以致誠乎故繼之道不遠人又繼之素位而行言外身而求出位而思皆妄也且造端之地乃在乎妻子兄弟吾惟篤近則舉遠亦奚取乎高遠之務爲吾嘗探諸幽焉鬼神之爲德也盛矣而未始有形聲也形聲且猶無之夫寧爲銜露震耀以蘄驚聳視聽也乎哉而無遠無邇昭明赫喧無乎不在焉夫苟誠也欲掩不可得而人顧以外飾病豈欲與天爭善也乎吾嘗考諸明焉舜文武周公

孔子非古之大聖人與彼惟庸德之行而垂法無窮
世莫有儷焉者夫世果莫有儷焉者其亦足以尚矣

遠驚而不知歸者陋舜也耶

叙十二章至二十章相承之意

或曰甚矣聖人之謙也孝弟忠信庸行耳而曰未能曰
不然道無窮而聖人之心恒不足如曰予既能之則
天理或幾乎息矣書曰有其善喪厥善天下豈有喪
善之聖人耶奚其謙奚其謙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固
猶有所未能乎哉曰聖人之心慈愛惻怛常油油然
不可禦也故曰未能也夫其心誠以爲未能乃其所
以爲人倫之至乎夫子嘗曰吾弗能已矣彼於五典

也汲汲焉常若有負也惡乎已惡乎已或問得道曰
誠問誠曰無息有機乎曰未能者其機耶衆人何以
異於聖曰衆人之天機也淺少有得即止矣悲夫

或曰孰爲天下公曰道孰明之曰心請聞焉曰即吾心
欲惡也者可以推諸人即吾心欲惡於人也者又可
以反諸已足知人即道也我亦即道也人亦即我也
我亦即人也致於一萬事畢

誠身而
萬物備

或問仁曰人其道之謂仁曰違道不遠何也曰仁者無
間恕者去間而求通之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

素位而行率性之道隨物而應也故外者不入也不願
乎外天命之性素定吾內也故內者不出也道緡萬
物性達天地則是萬物我府也天地我官也孰富過
是孰貴加是是故富貴吾不知其富貴也貧賤夷狄
患難吾不知其貧賤夷狄患難也方且懷至美而游
乎至樂孰以夫軼軼擾擾者納于靈臺哉人失道則
憂魚失水則困苟不失水淵洄川澤孰知其所異上
惡乎亢而陵下下惡乎卑而援上盡吾分而已矣分
之外不輒萌一毫焉是何也不見可欲蹢躅乎無不
足無不足又何怨凡怨天尤人皆淺也局於形動於

氣淺也則宜達性命者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故莫窺其際且天之命也有二有命我使行者有命我使聽者弗行者忘天弗聽者貪天忘且貪也天惡之可不畏耶吾行行而聽聽均之曰順命不知道者時而畔援焉時而歆羨焉常願乎外泯泯焚焚曾不免乎饑嗔飽喜焉其不安此之謂滑命

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慢易入而狎昵妻孥之間鄙詐生而校計兄弟之際狎昵之門也校乖之衢也不出堂室而足先蹶矣而欲之高且遠也不亦病

乎是故君子崇如賓之義念鞠子之哀嚴其所易褻也杜其所易隙也由是和以別摯敬以讓生家庭之內和氣融液而無或拂父母之心者是以君子樂得其道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思將叙舜文周孔之孝而以是基之築崇墉者慎無境其下也哉

鬼神無可見聞然而能見天下之所不見而亦形天下之所見能聞天下之所不聞而亦聲天下之所聞則是無表無裏無彰無微無有無無無可容僞虜矣雖然使視之而有見也聽之而有聞也是物也惡能物物夫惟物物者之非物也故君子存誠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是

有誠
工夫

曰隱曰微曰不顯曰不見不聞曰無聲無臭所謂無
極曰命曰性曰道曰誠所謂太極合之曰無極而太
極其源也曰易有太極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以理所從出謂之天以流行賦與謂之命以物所共由
謂之道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其實一物
也以所稟生理謂之性以无妄謂之誠以無私謂之
仁以無偏倚謂之中以得於心謂之德其實亦一物
也中庸言誠始於鬼神之爲德盖無極之真天之命
也

受命於天惟舜無忤也受眷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
父事天乎而宜其爲天之鍾愛子乎雖然以聖人之
德天子之貴富饗宗廟而庇子孫於孝無損焉耳非
益之也是故天之孝子斯其爲親之孝子耳矣舜乎
舜乎古之中庸君子哉或曰大德何以必受命也曰
父母有克肖子也而任之家政其常耳

天命之性惡乎在曰命我以孝而已矣武王周公繼述
其親之志若事也而天之志若事存焉是故修其庸
行而天命立道豈遠乎哉

或曰文王其有翦商之志乎何其志於禮樂也曰孔子

其有奪位之志乎何其憂周公也關雎麟趾之化由岐雍而汙漢孰者非禮乎孰者非樂乎謂聖人而無制禮作樂之志也是猶謂天地而無雨暘寒暑也

齋明盛服所以致中也非禮不動所以致和也修身之事備矣不修身則讒邪貨色不能遠必不能尊賢不尊賢又惡知所以修身故治天下修身莫要焉用賢莫急焉尊賢義也親親仁也所以修身而治天下者也敬大臣體羣臣尊賢之屬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親親之屬也故善治天下者聯屬而爲一身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嚴畏禮

重而不貳其心曰敬察其情常屬於身曰體求其所
欲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集之曰來委隨而莫之
咈焉曰柔保護輯寧而優厚惠恤之曰懷皆心也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故齋明盡之矣齋明曰德無
妄故曰誠無私故曰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惟
仁親可以修身可以取人可以立政夫是之謂修其
庸行而天下治孔子之道其舜文武周公之道乎

荀卿之崇孔氏也而曷爲其非子思孟軻也曰固也讀
荀卿之書如嚌木桺言禮而不達其原夫惡知孔氏
曰孔氏何如曰孔子教人黜也之志與之由也之志

哂之點也從容乎性情由也規規於事物曰從容性情則可以爲天下乎曰孔子之於天下也本之明善誠身焉夫不以一人之性情而通之天下乎此子思孟子之所傳荀卿何足以知之曰荀卿則奚以異曰孔子曰人性善也欲禮讓以動之荀卿曰人性惡也欲禮制以矯之動之以讓則順順則和矯之以制則逆逆則乖夫禮非強世而荀卿以爲強世也故其書數十萬言而不足供孔氏之一哂

聖人以誠體物而卿欲以僞制之故

一傳之秦愚黔首而天下大亂

生民以來性焉者幾人其待教者皆是也旣曰待教由

明奚惑焉故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夫不能不待教也而不先明善其知也乎哉其覺也乎哉童子執燭前導先明也苟欲闢道盡師童子

天地人物異器而同原方夫人物之未初也天地之間無極之真充焉耳方夫天地之未初也混茫之內無極之真充焉耳凝而天地焉凝而人物焉無極之真無雜也是故君子一不虧而萬物備誠之謂也誠乎誠乎周公其至矣乎其於萬物也順而利之至於駢剛用牛強駢用蕢禽言有司若族有官松直棘曲鵠白鳥玄咸若厥性而不遺焉又况其大焉者乎後之

相天下者吾惑焉堅僻其志專利而不顧害曰國服
爲息古之人用之卒以創殘乎天下甚哉堅僻之殘
性也干將不如夫盡性則無我無我而天地萬物無
非我伊尹曰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
主罔與成厥功

司馬公曰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鹵心雖欲欺其可得
乎信哉字內其無所容欺也吾心其不容以自欺也
是故君子伏私如匿盜克善若决泉折欲如掇顰决
詭如蕩澤逐逐乎其有以闢之也沛沛乎其無可以
遏之也天下之道曷隱弗費焉曷微弗顯焉珠玉猶

輝而况德乎是故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日新月盛而
動變以化馴而至焉夫致曲者反而致其隱者明變
化者克而極於費不定厥性厥道不弘焉夫不悔遜
世然後有以文明厥世是故善明道者幽之善行道
者卷而懷之晦必明鬱必亨夫何思何慮

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又曰至誠則寂寂則明明
則幾動而神應又曰至誠則天天則不物不物則妙
物又曰至誠則虛虛則不待見聞氣機觸焉而無不
覺中庸曰至誠如神非如神之謂也吾心之自神也
天地間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心心而至貴者神人之

身日不過行百里歷十二辰而已矣若夫心不須更而反覆六合之內下上億萬載之間知來藏往無思而無不通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心不一則神不全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自誠也道自道也猶之食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欲人知焉爲道而有意乎人知是當食而以爲餽也雖欲自飽得乎哉氷誠寒火誠熱日月誠明父子誠親君臣誠義相與始終焉者也故已必待誠以成而况欲以不誠成物乎苟可以不誠成物則亦可以滅烜而求光去表而索影矣夫性既亡矣焉所率而爲

道自欺以爲恒而曰忠於人忠乎哉然則誠爲已也
而因以成物不誠徇物也而弁以亡已嗚呼曷其奈
何弗誠

誠者不貳之謂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不獲其身故成見其大故物夫誠者其心蕩蕩焉
無所顧慮在身忘身而利害得喪不以貳也在人忘
人而是非從違不以貳也不貳則貫動靜內外而一
之金革百萬如無人飲水曲肱如無我

近世儒者之闢釋氏曰釋氏誤以神識爲性不知神識
氣之英靈所以妙夫理者以之爲性則不可夫氣之

英靈非理之英靈之與故聞理妙乎氣矣未聞氣妙乎理也且神識於四德爲智謂知非性孰信哉今以神識爲氣又以氣爲妙乎理舛孰甚焉持是說也將欲使釋氏語塞不亦難乎或曰然則釋氏不可非乎曰何爲其不可非也儒釋之相違遠矣儒者之忘內外也存誠而不私釋氏者欲忘而不能忘則舉天地萬物而幻妄視之其爲有意孰甚焉故曰名爲無不周通實則外於倫理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故聖人者成已成物而自無意必固我者也釋氏則外已與物而適以成其意必固我夫不言無

而處有以無與言無而實不能無者何如儒釋之相
違遠矣曰夫敬齋胡氏之說其有所受之也張子不
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如張子之言則是
天外有道道外有天天與道各得其偏而性則無之
也可乎哉且性既合虛與氣矣而虛與氣之外復有
知覺而合之則性與天道固頑然無知物耶真精妙
合神靈萃焉夫心之靈性靈之也非性何靈之有孟
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生之性也人
之心覺即生不覺即死故心之純一性之仁也其靈

覺性之智也未有仁而不覺者也故成己必自成物
仁即智也智即仁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
張子知知覺之在心而不知知覺即天道之神明賦
於我而爲性者也至使後儒以知覺爲氣氣能妙理
悲夫

或曰成物云者如瞽瞍底豫是舜成其父也乎曰實理
及物處之得宜曰成猶曰材成云耳必以底豫爲成
父則商均之終不肖也舜爲不得成子乎要之紂惡
不悛文王不害爲忠管叔叛逆周公不害爲弟曰然
則時措之宜即成物也而複言之何也曰旣合仁知

內外以爲性矣則性固本也而時措之宜又其用也
聖賢之言闔闢卷舒無所不可熟於理而已矣或曰
時措云者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曰否
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

至誠其天乎功用其神乎不見不動中也所謂中心無
爲以守至正也或曰不見胡章不動胡變曰子不觀
夫地之翕蓄深固乎品物流形如其章不觀夫天之
專靜寧一乎陰陽錯行如其變夫見以求章是有意
於章也有意於章則其發也淺淺則其光輝弗盛動
以圖變是有意於變也有意於變則其行也滯滯則

睹恐懼不聞亦存此而已矣存此而誠通誠復與天地同流

君子之尚綱何也曰將以反其性也反其性則何以尚綱曰子亦知夫未發之中乎人生而靜之時乎微乎微乎渾乎其無疵乎淵默冲夷而莫之窺乎尚綱君子其善爲道之梯乎

內省不疚和吾內也無惡于志和吾志也是和之所由萌也不動而敬靜而中也不言而信默而中也是中之所由立也和也者中之行也行而適其時謂之時中中也者和之疑也疑而纖芥不雜焉謂之太和是

故中和一德性道一理也雖然匪存曷省匪靜曷動
散之萬統之一是以君子深根而寧極

中庸始也由一而萬故先存而後省終也由萬而一故
先省而後存

或曰中庸之旨於大學同異曰中庸之爲書也反覆乎
誠意正心焉耳矣無惡於志意斯誠矣不動而敬心
其正焉心正則人泯而天居廓乎廓杳滓消融醇乎
醇精神孚達大哉一心之爲天地郭一德之爲萬物
郭

不顯惟德隱也百辟刑之費矣乎篤恭闇然者之積也

天下平日章者之致也誠則形斯其至乎

中庸之爲書也以天始終焉天誠而已矣始終乎天所以始終乎誠也誠無爲故無聲無臭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本然也而萬化原之

張文定公養心亭集卷之二

